



一颗颗艺术种子,收获最美丽的绽放

编者按

金秋的上海,绚丽多姿,音符应和着车水马龙、舞步伴随着市井生活,艺术的气息在城市里弥漫渲染。“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会如期而至,世界上最优质的舞台艺术在这里荟萃、展示、传播。在这片开放、创新、包容的热土,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种下一颗颗艺术的种子,舞台上剧场内外,收获最美丽的绽放。

众多关注艺术、热爱艺术的青年学生不满足于只在朋友圈里晒图刷屏,这些艺术爱好者更渴望用自己独到的视角和思维,用词汇表达对艺术的看法,为描绘生活的美丽画卷添笔献策。针对高中生、大学生的“学生观剧团”走入了第三年,来自29所高校、12所高中的265名学生按照音乐、舞蹈、戏剧三大艺术门类分组,观摩了艺术节的参演剧目,在导师的指导下,以青年视角和语言对剧目进行评分评论,并根据评分结果推出“青评果”指数,评选出青年学生眼中艺术节的“最推荐”剧目。

今天,我们选取了其中几篇文章与读者共享,有些作者的文笔或许还有点粗糙稚嫩,不够专业,但是,从他们的笔触里,我们读到了涌动的青春激情和这座城市关于艺术的未来。

一场以一抵百、毫无胜算的“战斗”

——听祖克曼与阿德莱德交响乐团10月19日音乐会

王心远(复旦大学学生)

10月19日,小提琴家、指挥家祖克曼登台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在我听来,就祖克曼过往的辉煌表现来看,不得不说这是一场有点“失衡”的音乐会。

音乐会中,祖克曼与阿德莱德安排了三部作品,分别是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莫扎特的《A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土耳其”》和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作曲家是多数乐迷极为熟悉的大师,作品也具有“挑战精神”地选择了他们最为著名的作品。满怀期待前来的听众,或是渴望听到经典复刻,或是渴望能够听到祖克曼可能加诸原作上的二度创作。

然而,当第一个长和弦从弦乐手中流出,观众必须意识到:期待落空了。

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是其为歌德的悲剧《埃格蒙特》所写的戏剧配乐序曲。他借由音乐赞颂了埃格蒙特的英雄行为,也刻画了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的信念。音乐在起初本应给予听众一种沉重感,甚至极端压抑,但是纵使祖克曼数次给予低音提琴及铜管声部以“压低”的手势,低音提琴手依旧表现出了漫不经心。苦难,似乎就此被化解了。

失去了对比,序曲第二部分就无法展现出舒缓与轻快,原本故事中的号召力感与活泼感也顺势变得绵软。据闻而起埃格蒙特好像并没有那么自信与坚定。即使第三部分,乐队似乎进入了情景,用强大的力量与速度的加快来表现斗争的过程和埃格蒙特的不幸殉难,然而最终,走音的弦乐和错位的管弦乐对应,仍然让这一部分的演奏留有遗憾。

从结构上来说,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通过交响曲的构思,严格以奏鸣曲式进行创作,段落之间的衔接极为紧密,一气呵成。可惜从阿德莱德交响乐团的演奏中,我们并不能够感受到英雄气概的延续。

音乐会中最值得期待的曲目是祖克曼演奏莫扎特的《A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土耳其”》。与莫扎特以“土耳其”为题的一系列作品相比,这首小提琴协奏曲也毫不逊色。奥伊斯特拉赫、帕尔曼、海菲兹等,几乎所有顶尖的小提琴家都曾经与知名乐团(包括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留下过经典录音,所以如果有机会聆听祖克曼的现场演奏,一定会在心中比较。

不同于那几位炫技,祖克曼的音乐可谓“朴实到令人惊艳”。不需要借助华丽的技巧,祖克曼仅仅用几个拨奏就营造出了欢快的氛围。在第一乐章中,乐团的双簧管演奏员试图与祖克曼形成谱面预设的“呼应”效果,在灿烂的主奏快速音群上给予他强有力的支撑,却力不从心,经验丰富的祖克曼在此处选择了“妥协”,选择了弱化自己的音响,来完成这段特强变弱的对话。

终于,祖克曼进入了华彩乐段的演奏。摆脱了乐团,祖克曼显得轻松了许多,漂亮的滑音给出了全场最完美的声响,这才是纯正的莫扎特之声。华丽,却不矫揉造作;朴实,却不失明艳动人。华彩乐段后,以小部尾声的音型迎击第一乐章的结尾。慢板乐章与末乐章只能以中规中矩来进行评价,没有出彩的片段,也没有出现大的过错,即使是在小步舞曲的旋律中,也没有实现气氛的转变。

下半场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并未呈现英国作曲家的风趣、深沉,寄托其中的情感只有祖克曼一个人在用肢体极力表现。当然,现场观众给予了祖克曼及乐团极大的鼓舞,返场数次之后才尽兴离去。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在迎来夏伊和琉森节日管弦乐团、迪图瓦和上海交响乐团之后,再度被阿德莱德交响乐团所点燃,但这一晚,面对以一抵百、孤军奋战的祖克曼,我却难以真心说出一句“Bravo”。或许这也证明了,音乐普及的道路还很长,还有很多关于音乐本身的功课需要被教授给我们的观众。

又或许,对于阿德莱德交响乐团来说,需要的不是祖克曼大师的带动,而是更扎实的乐手训练与磨合。选用经典古典作品进行演出,无疑是大胆挑战,也是漏洞百出,我欣赏乐团的真诚,也更希望听见训练有素的精致之声。

剧中的安魂葬礼,剧外的向死而生

——观以色列名剧《安魂曲》中文版

孙涵越(上海大学学生)

有幸作为观剧团的一员去美琪大剧院观看了《安魂曲》中文版,我在观看中文版之前就已看过原版,这部剧带给我的冲击和感触难以言表。

《安魂曲》是著名以色列剧作家列文在身患骨癌时写就的,其探讨的主题就是死亡,剧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面对死亡。有时候,一个人的死亡会埋葬另一个人的灵魂,例如失去女儿的老妇人,余生五十多年仿若一具空壳,她一步步淡出生活成为边缘人都是因为灵魂早已随着女儿远去;有时候,一个人的死亡又会唤醒一个人的生命,例如失去老妇的老人,从墓地走出的那一刻才想起早已遗忘的过往,忆起未曾完成的梦想,记起面对死亡时应有的悲伤;而有时候,一个人的死亡只是他人耳旁的一阵风,例如车夫一遍遍想要倾诉儿子死去的悲痛却在乘客们的不耐烦或欢笑中硬生生把嘴边的话吞了回去,例如卫生员在诊断下一个病人时表现出来的冷漠与不仁。

“活着是亏损,死亡是盈利”“生活是谎言,闲眼才是真实”……这样的思想一遍又一遍通过小人物的抗争传达出来,残酷又现实。全剧中,列文的个人风格极其强烈,较为集中

的表现为大段的人物独白,以独白的形式表达人物的心理活动,并通过哲理性的语句引人思考。让我想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经典话剧《暗恋桃花源》则常用“沉默”,在剧本结尾出现的一个又一个“沉默”也同样发人深省。

中文版的舞台效果很赞,整个舞台设计简单但却不简陋。黑人举着月亮或者小鸟缓缓走过,活泼又带着几丝幽默;拉上帘子就代表黑夜,简洁又明确;悲情时打白色光束,其他时刻大多以暖黄光束为主,使整个剧的基调更加温和温暖。

演员中倪大红的表演,着实令我震撼。全剧虽然是表现了死亡的残酷与悲伤,但却也传达出了向死而生的思想观点。剧中的老人也曾有个宏伟的梦想,也曾经想要创造一个美好的人生,但他却仅有幻想,未曾付出行动。当他行将就木的时候,曾经为眼前出现的幻想而感到遗憾,“要是一切都不一样,要是我们从最开始就过不同的生活……这个家就一定会沉浸在幸福里”。

你我年方二十,定要找到人生的C位,向死而生,才能不留遗憾。



▲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 《达·芬奇》上海演出现场图。

均艺术节供图

2019年是达·芬奇逝世500周年,舞剧《达·芬奇》以其杰出绘画作品为创作灵感,结合超乎想象的科技手段,使舞蹈演员在“零重力”环境下完成演出。

“突破重力限制”是舞剧最大特点,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观赏体验。舞台从平面拓展到了三维空间,新奇视觉效果在舞段“安吉里战役”中发挥淋漓尽致,演员们分别扮演战马和战士,战士们随着鼓点节奏跨上马,激烈厮杀。摆脱了重力束缚,战士身姿轻盈灵活,战马奔跑俊逸潇洒,战斗激烈又悠然……在古铜色的灯光下,舞台宛如一幅油画。

编导的大胆创意让观众拥有了奇妙的俯视角度。在舞段“声音、音乐、鸟的研究”中,伴随着模拟自然声和

在虹桥艺术中心举办无伴奏合唱音乐会,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具有影院功能的剧场吸音较为严重,对无伴奏合唱中较为严肃、强调声音的统一和声线对空间感塑造的曲目而言,颇具挑战性。但是,年轻的拉脱维亚广播合唱团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展示了他们超群的实力和鲜明的特色。

也许因为合唱团对吸音音效还不太适应,开场曲《不朽的巴赫》没有发挥出曲目抒情性的优势,不过在之后渐入佳境。从第二首曲子开始,他们展现了极强的用声音形态塑造空间感的能力。

绝大多数时间里,男低音声部能够以一以贯之、恰如其分地稳稳托住整个氛围。在节拍相对自由,需要适当即兴发挥的对唱应和的时候,男高和女中能够衔接得非常自如,即使是在

三维的“油画”,令人耳目一新

——观舞剧《达·芬奇》有感

田茜岚(华东师范大学学生)

叽叽喳喳的鸟鸣,戴上了白色颈环的舞者旋转脑袋、摆动翅膀,像小鸟一般扑腾着玩耍,实在是太可爱了!空旷的舞台、明亮的灯光,让舞台呈现出法国电影里常见的清新简洁。

“零重力”的超现实效果尤为惊艳,三位演员捧起半透明的瑜伽球,另三位演员则漂浮在球体内部,在空灵悠远的音乐中缓慢起舞……这一刻,

一场推陈出新、瑕不掩瑜的音乐盛宴

——评拉脱维亚广播合唱团音乐会

杨欣(华东师范大学学生)

中女声用“啦啦啦啦啦啦”制造空灵感,竟然给人宇宙穿梭翱翔,靠近又远离一颗又一颗不同的行星、恒星、见到各种瑰丽奇绝的景象的效果。

在选曲和演绎方面,这支合唱团绝对是勇气可嘉而野心十足。合唱团的音乐观念十分开放多元,演绎完全不拘泥于古今或地域。不说经典的无伴奏合唱曲目声部之复杂、演绎技巧之全面,他们还尝试了原始丛林部落风格的最“野性”“无拘无束”的歌曲——既像是唱,又像是呐喊(《新

那些年轻鲜活的生命,永世长存

——浅谈红色题材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唐艺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生)

从《永不消逝的电波》2018年冬至的试演场至今,我已经“四刷”了这部舞剧。初次触碰“电波”时被震撼到头皮发麻,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之后的每次观剧。不同场次的人员与编排有着些许变化,但我同样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和澎湃情感。

与去年12月演出相比,今年亮相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电波”更加精准、细腻、动人。年轻的主创团队赋予这个红色故事新的生命,舞美创意带着浓重现代气息,却能毫无违和感地表达了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情感。

大幕拉开,舞剧如电影片头一般介绍了九个主要角色的第一重身份,并迅速切到李侠与兰芬成为夫妻的重要节点。剧情正式展开,在偏蓝的厚重色调中,电码像雨丝一般倾泻而下,步履匆匆的黑客人与错落有致的黑伞勾勒出流动的线条,烘托出紧张冷峻的氛围。一束追光,主人公李侠出现在舞台,仿佛置身黑暗笼罩中的旧上海。

李侠的明面身份是报馆职员,“电波”以一段精彩的办公室群舞来作交代。办公场景限制了舞者肢体动作的幅度,演员们便用各具特色的小动作鲜活地展现众生相,老板不在时的懒散懈怠和上司来了后的装模作样,贴切真实,让人不禁会心一笑。

李侠离开办公室,回到他和兰芬小家庭,却是温馨缱绻的气氛。身为地下工作者,二人的感情内敛克制,舞蹈动作非常轻巧优雅。兰芬抬头目送丈夫到二楼密室发报,自己坐到床边织起红围巾,神态举止流露出心中深情,也打动了我的心。上半场的这段双人舞十分美好,在灰暗的时代背景下,家庭温暖像是微弱又炽热的光,带给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这里有一处兰芬拿着扫帚扫地的细节,从媒体报道中,我了解到李自烈士故居纪念馆名誉馆长吴德胜讲述的一段故事,据李白的妻子回忆:当年身处地下斗争的环境,她习惯用扫地的动作来掩饰,观察自己是否被人跟踪。舞剧主创力求还原的精神,让人敬佩。

“网红”舞段《渔光曲》则是另一种美好,它的存在对于剧情有着特殊含义——革命者的奋斗目标就是让人过上平静安详的生活。弄堂女子们蒲扇下的点点炉火和板凳上的闲话家常,在那个年代弥足珍贵,可舞台上展现的生活场景有多么惬意慵懒,地下工作者的付出和牺牲就有多么伟大和壮烈。

剧情在此后急转直下,正反派的对峙在每一处舞台空间里展开。音乐和灯光营造出不下于刀光剑影的紧张氛围,电梯里暗潮涌动,角色的逢场作戏在狭小空间里得到放大,演员的每一个眼神都充满着交锋的敌意。真实身份暴露,斗争在暗处走向明面,地下工作者的牺牲成为压在每一个人心上的大石。李侠小光的牺牲触发了我的泪点,舞剧运用闪回手法,重现

了小学徒和李侠之间如兄弟、和老裁缝之间似父子的往事。三合照的相片里,略显稚嫩的小光满怀眷恋“溜走”,他在舞台中央向“战友们”挥手告别,一种巨大的悲伤击中了我。另一处闪回是战友牺牲后兰芬安慰痛苦中的李侠,他们重温了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过程,同样感人至深。兰芬怀孕的消息仿佛在绝境中绽放的希望之花,令人动容。

故事高潮迭起,李侠在旗袍店里寻找情报线索,于脑海中倒推复盘联络点被摧毁的过程。他仿佛是局外人,只能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此时,舞台被割成两半,这一头李侠克制悲伤寻找线索,那一头兰芬坐在假丈夫的黄包车上,机警地瞄出破绽枪杀车夫。第一次杀人的兰芬被吓得不敢,回到家中没有等到丈夫的安慰,却要面对丈夫的赴死。这一段诀别的双人舞中,兰芬数次疯狂地替李侠平衣服上并不存在的褶皱,那是明知结果的徒劳挽留。

等到结局,一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便赚足了眼泪,李侠倒在黎明前夕。最后景片和灯光的巧妙配合,模拟了天亮时分阳光洒下的场景,暗喻上海解放。兰芬抱着孩子缓缓走出,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

全剧利用多媒体技术帮助观众理解剧情,舞美道具制作的高还原度并没有破坏舞剧的年代感。剧中意象的运用也很巧妙,比如那条反复出现的红围巾,是兰芬对李侠的体贴和爱,是小学徒为李侠打掩护的少年赤诚,是七月对小学徒无果的纯真情感的寄托,也是李侠牺牲后兰芬的精神支撑。

《永不消逝的电波》编剧罗怀臻先生说过,剧本灵感来自一首战时歌曲,歌词是英雄的独白:我没有什么要求,我想活到明天,还能闻到咖啡的香味,还能把窗帘打开,让阳光射进来,就这点愿望,还能跟女友一起逛逛街。“我想活到明天”,看完了“电波”,这句话带给我极大震撼。那个年代的地下工作者多么坚定的每一天,是否也抱着这么简单的愿望努力活着?

电影《解放》的主题曲《最后一次》唱道:“你和我亲历枪林弹雨很久,很久,你和我一直没有休息时候……我多么想回到心爱的娘身边,我多么想用手抚摸祖国。是最后一次,我们同去冲锋陷阵,是最后一次投入浴血战争。人人都热爱生活,谁都珍惜生命,但为了祖国幸福不惜牺牲!”这不也是“李侠们”的心境吗?英雄同样有血有肉,他们走出一条用鲜血铺成的路,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义无反顾地面对死亡,成为这条血路上毫不起眼的石子,却化作无数道光撕裂漫漫黑夜。今天的我们都生活在先烈们创造的新世界中,他们的名字也许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会永世长存。

准,甚至“偏台”。比如,在“声音、音乐、鸟的研究”这一舞段中,有两只“小鸟”一直被前幕幕遮挡。

其次,观众与舞台之间的距离被“拉大”,让人有“眼见不为实”的感受。演员表演区在舞台中部,前区则用半透明布遮住——神秘感是足够了,但剧场的亲近感却消失。加上舞台上用科技手段制造的奇幻视觉效果,更容易让观众怀疑表演的真实性。难怪导演在演出前发言强调:“你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不是投影。”

此外,演出前的导赏环节也需要更加重视。这台舞剧是以达·芬奇的绘画作品为创作原型,观众需要对这些画作有基本了解,否则限于文化背景和时代差异,作品很难被理解。

片),甚至加入了蒙古族的呼麦等特色唱法(《第一滴眼泪》)。下半场舞段方式更加大胆现代,我听到了一种将噪音转化为音乐、万物皆可入乐的尝试,一种生活即艺术的美学观(《大篷车》)。除此以外,还加入了诸多独具特色的伴奏乐器,有些像三角铁或者铃鼓,制造出奇特的音响效果,比如原始森林的野性十足,或者泪洒落湖面清澈而清脆的回想,与人声相得益彰。尽管彼此语言不相通,曲目对听众而言十分陌生,合唱曲目还是通过严肃与轻松、传统与现代曲目的和谐搭配以及与观众积极的情感互动,让听众产生了共鸣,带来了极其愉悦的感官体验。

感谢拉脱维亚广播合唱团带来这次诚意满满、分量十足的演绎,让上海乐迷见到了世界一流合唱团不断探索、超越自我的热忱、优秀和努力。